

卷五
天天道
刻運道
繕意道
性

十八
廿七
四十三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五



張氏書卷

肅齋林希逸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備其如此夫指西而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大通於
 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
 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
 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肩平中唯大
 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
 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六通六氣陰陽凡
 物明
 辟四方開也
 此云六通謂四方上
 也四辟者謂春秋
 六夏也

此卷看
 諸便不
 前篇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皇
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
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
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
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
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天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為好事故欲如
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
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為靜之喻即眼前說話
但是文字精到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々則實實者倫矣虛則
靜々則動々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為則命々命々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
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
上帝主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漠無為把一靜字演作八字要得

命之邪後客自得
之負 氣從容和樂
之負
氣云狀謂玄聖素王
自黃者先君厄
父是
此退則樂許流進
則伊望之倫也

此是字莊
子語者論
至那字何
矣

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之也。但此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俞允安樂之貌。

矣作久

憂患不能處，言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隱者也。進為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何嘗不以動靜為一。與八味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
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和
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靜則為聖動則為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為
也而尊之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樸
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
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
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為徒
故曰與天和者和也和大本太宗即是贊美
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入

合亦猶堯曰予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
和人知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大抵
如此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矣澤及萬
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
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此數句與六宗師篇同却又著莊子曰三字前
曰許由之言今以為自言可見件々寓言豈可

把作實話看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
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
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
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
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
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聖人門只曰
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
自精神出鬼而見於人則曰崇其鬼不崇言神
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

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
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
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
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
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
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
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
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
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為天下夫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泥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為臣當有為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又曰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為矣豈其說自相

戾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不得

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

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

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

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

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落天地言籠絡也落與絡同彫萬物者言其巧

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

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之功

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

此文言天不產萬物而地不長萬物自生自長非天生地長之故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

八段以文治天下為
今自餘皆曰未
要簡省詳繁
八五兵者一弓二矢
一矛一戈五軌運
聖文聖明世則
德武修文達德下
夜則偃文修武
則五兵動亂偃
後之則四民安業
心之本未自此可知也

也馳萬物者役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
無為長與養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
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
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
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
為末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人道有為也

此句注者
也上曰儀
下曰樂
首在禮
俱有禮
投者言禮
有新儀
長大功小
切總麻五
等共注衣
裳各有差
降此句
教逆外儀
非情發於
衷故哀
志也

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
也五兵弓矢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

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々
事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

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而哀之
末也即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此數句甚乎平正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
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

刑禮樂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

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像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木微亦作止。是也。萌之芽也。區之別也。言物生而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智作知

智作知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刑名為第五

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守職守也形名之稱也刑與形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撻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為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舍粗而求精愚智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

智作知

所處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智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

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之置也，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為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形名賞罰為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何嘗差錯？但說得袞雜，亦一曲一偏也。上以畜下，則是君道下；以事上，則是臣道。比例也。詳目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

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々擾々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堯帝堯舜之所共美也古之王天下故者美為哉天地而已矣

敖嫚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喜之也婦人寡婦也既與孺子對說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々而復盡常々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膠々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免自為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堯自嘆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為但法天地則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堯帝同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

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々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爲太繁太縵，言太汙漫也。物愷者，以物爲樂與物爲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曾中便有箇私字，謂之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

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々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爲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逃子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嘆而言之意嘆也夫子猶吾子也偁々勞力之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

智卡知

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妹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爲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言其積蓄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

欽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之也刺者
譏也卻退也向有所譏今其心盡退然無有謂
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爲之學也
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
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
殃此一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
入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恥過作非又翻
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々如此非以爲當
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
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却如此下

未四下服字皆是奇筆處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
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
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
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
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
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闕然口喏之狀
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
之意即坐馳之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

之間有矜持之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略不藏蓄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識所致。故曰凡以爲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爲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爲德爲仁爲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之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

矣

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不足累其心，
據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據，此心亦不與之偕。
往言心不動也。不為利遷言不計利害也。究極
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
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
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其
所先也。賓禮樂主以情性而禮樂為賓也。定靜
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々有貴也。語之所
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
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
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
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
言々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
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
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
不足貴矣。以此為貴，皆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

其貴也。名、下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

設下說

譏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爲精妙，甘滑也，若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緊，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

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可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夫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處讀佛書者亦然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是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此數行句々精絕五字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遊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却喚作爭其所言如

設下說

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是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孰為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為。故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王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播蕩也。

載下戴

下下愛

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下。分筆法。六極。六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

曰。此謂上皇。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今。曰。虎狼仁也。曰。何謂

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問之。無親則不愛。之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惡虎不食子。知有父子，即為仁矣。至仁無親者，言相親而不自知，乃仁之至也。孝不足言者，盡仁之至則孝不待言也。至仁過於孝，若大宰所問，乃是不

也。下矣。

既下能

及孝之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既盡仁，則過之矣。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第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閑小小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下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爲德澤及萬世不足矣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譁美哉太息而言嗟嘆自譁也孝第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

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一願何取於名譽并音屏言皆屏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願無爲之道也國財埒國之財也不渝不變即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爲以自役而我常無爲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蕩々默々乃不自得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始

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
蕩精神散也默々口噤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爲
此樂所驚駭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入徽之以天行之以
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
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
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
一儼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故所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
變也。奏作也。徽猶琴徽也。行之建之動作聳起

也。人々事也。天々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
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
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
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
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
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
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
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
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時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

死生債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隆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爲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阮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聰明也卻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爲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

故曰止於有窮流於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
欲遂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
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泰虛之中隱几而
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遂而不可及其形雖充
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
况汝乎汝惟如此放弛所以怠也隳然無心貌
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
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
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

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
聖已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
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
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感也

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
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
林然而樂言林之摠之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
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
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冥不可窮

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
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
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瞽首考也。問之意
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然
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
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
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即天
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
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
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紬繹之妙。

畏下

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見塞乎天地。此頌四
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是作文之

法

樂也者，始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故遁。卒
之於惑，故愚。故道之可載而與之俱也。

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
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
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爽之意，怠而遁，是欲
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
時。看此三節，便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

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術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踐其首者蘇者取而變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術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生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春下春

居下居

調作謂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一種人芻狗結草爲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筐也行笥也蘇取草也眯塵入其目也蓋調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已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
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
應世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俯仰隨入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
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
也

王

喻

相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三王不
同禮五帝不同樂之喻相果屬似梨而酸

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
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

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之服是強獲狙而衣
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
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制禮有冠冕衣
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々々之醜人見而美之歸
亦捧心而曠其里々々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

如作難
絕下

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贖而不
知贖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贖感額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學西
施之贖。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
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汝夫子也
此段凡六譬喻節之皆好。為文莫如於譬喻。王
暉軒邁嘗云平生要自做个譬喻不得。纔思量
得皆是前人已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
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
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
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
哉曰吾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
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
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
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一年初
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又而未得亦自道而可
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不可傳乃如此

發出這般言語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
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

入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
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雖欲留之
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今禪家所謂印
證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
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
此兩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

印正印

印正印

之正人

珍下珍

不受於外此謂教之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
不能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
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
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
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
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珍汝既無得
則但以聖人爲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尔便是此意此四句儘
自精微須子細參究道之不可傳無它故也其
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它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
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
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蘧廬草屋也仁
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久也觀見也纔
有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
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苟簡苟且
也言隨時而不着相也不貸者猶今人言不折

本也易養易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於我也采

真采取真實之理也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
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
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此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之意操
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迷戀則自悲三者皆
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闕視也所不休迷而
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
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息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
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
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入世則有
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
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也
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
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為不然則是
其曾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
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總
摠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
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啮膚則通皆不寢矣夫仁義
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幸使天下無失其朴
吾子亦放風而動撻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
鼓而求亡子者邪

啮膚眯目偏謠逆心之喻也昔即夕也左傳曰
居則備一昔之備憊然毒之狀也言自苦也憤
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
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撻執也若使天
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

摠
摠

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寢門建鼓言所建
之鼓也招呼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
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之朴不足
以為辯各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
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鵠之白鳥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此二
喻最佳黔染黑色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
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各譽而觀未於
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吝則有毀此心便不廣

大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响濡其能幾何若
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
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之合而
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
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
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
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

地之道自樂也。嚙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令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敢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

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時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問人而偃謁也。偃堂居於堂上而自偃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

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
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為其親
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月四
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
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始早
也誰猶誰何也使民心變々於古也人有心人
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
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詳矣當此時也
人皆自分類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
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

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
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
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
甚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
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
四時之施其知僭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
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
耻也子貢蹙々然立不安

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

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屬蔓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憯毒也。斃之。然不安之貌也。

孔子謂老聃曰。立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生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鉤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履。則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也。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腰者。化有弟而兄啼。

久矣夫立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立得之矣。水火風三化之各不同類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自鷓鴣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虫，夫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爲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爲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螣之於螺贏，則非類而以兇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

儒

印

鵲孺々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腰蜂也。化々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全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章化爲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々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爲之爲，而非無爲之爲。無爲之爲，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以。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
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
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雕刻也工若用意以行爲尚也爲元爲高也
怨誹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
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林恐不密入山
恐不深之意爲脩好脩潔也教誨之人爲師於
世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間
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爲元
非世者不同熊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無

不忘無不有即無爲無不爲也無極無定止也
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
如此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爲道此天地之平而道
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
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

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
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爲結須子細
看它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本然者曰質平易恬

惓即是無爲之意神不虧即是德全着此三字
愈見精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
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
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
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
合六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同

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
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
意也知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
則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
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光而不耀自晦也
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
靜故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
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
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

粹之至也

夫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憂
樂不係於其心方為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
而無適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逆也不與物
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為物所累也曰靜
曰虛曰惔曰粹即是一個自然之德如此發揮
忤者人忤我也以處受之則無忤矣逆者我不
逆物也逆迎也不將不迎則在我者純粹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七則竭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忤與逆同但忤
深而逆差淺故
作兩句下粹無
疵也

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
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
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已必至於
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雖似尋常之說但曰
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
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也不流不能清
此無為之中有為也香巖所謂喚做閑坐又不
得也鬱閉而不流則是禪家所謂坐在黑山下
鬼窟裏所謂默照邪禪也天之行也一日一周

香巖悟也
聞也悟道
者也一日
九聲聲行
作也忽然
大悟

非無為之有為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神即是
養生提起一个神字便親切了此便是道家之
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曰無始以求生
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
守之而勿失與神為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寶愛其劍則押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此
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

之用如此也並流同流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
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同帝者謂功用
與天帝同也為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
守而勿失用功久也久則與神為一矣此大而
化之之特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為二也化則與
道為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
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
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
貴精故素也者謂其夢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

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野語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七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已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

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不養神存

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會子細為之參究甚孤于莊子千載之意。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

夫木之質，雖美，而無節，則不可以為杵。金之質，雖美，而無錐，則不可以為機。凡人之性，雖善，而無學，則不可以為君子。故君子居則思，動則學。夫木之質，雖美，而無節，則不可以為杵。金之質，雖美，而無錐，則不可以為機。凡人之性，雖善，而無學，則不可以為君子。故君子居則思，動則學。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小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文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滑沒於世俗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蔽蒙之民，以此古名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

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
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
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
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
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之
則不肖之則物必失其性也
其恬靜定也定能生惠故曰以恬養知之吾有生
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爲如此而後能靜定故
曰以智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

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
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之字即自然字恬養
知之養恬此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之生
惠却未說惠能生定也如此等處當子細讀道
德即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
不受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後
能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
中心之真純而見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
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曰中純
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

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
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
也蒙晦也德積於己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
曰彼正而蒙己德彼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
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
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
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是此意徧平音
從平誤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
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

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
莫之為而常自然

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澹然漠然上下
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缺故
曰至一莫之為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
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
也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德又下衰及唐虞好為天下興治化之統濃醇散

好
始

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今與
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
而復其初

三个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者
一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爲安則知
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作意
於爲天下而興其教化則非無爲自然者故曰
灑醇散朴灑濁也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
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

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
爲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爲彼以
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今相識察也似此心字
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
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今繫
多而寡要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今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
興乎世今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

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道與世交相喪言。幽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

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

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

不知矣。非聖人自隱矣。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

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

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

得亦奇。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

弗不

源深

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

乎天下。則源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源根者與根源

同之莫為樹根世事根底不斷之源遠矣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

閉言。箴知時不可也。藏知非無道則愚也。時命

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迹者

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

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

極止也。源根猶曰退藏於密也。寧極猶曰安汝

止也。存我以待時。故曰源根寧極而待存身。即

存我也

源根者錦遠之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及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小行身在不在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不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為者

道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今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

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已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

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着它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五

其之無熱口無毒改正

其之無熱口無毒改正

其之無熱口無毒改正

其之無熱口無毒改正

其之無熱口無毒改正

其之無熱口無毒改正

其之無熱口無毒改正

其之無熱口無毒改正

其之無熱口無毒改正

其之無熱口無毒改正



110X
580
13
5